



Cartes Postales from Greece

海上明信片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刘韶方 译

Victoria Hislop

南海出版公司

海上明信片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刘韶方 译



上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明信片 /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著; 刘韶方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9.1
书名原文: Cartes Postales from Greece
ISBN 978-7-5442-9300-6

I. ①海… II. ①维…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756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029

CARTES POSTALES FROM GREECE by VICTORIA HISLOP
Copyright © 2016 Victoria Hislop
Photography © 2016 Alexandros Kakolyr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海上明信片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刘韶方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李怡霏 沈悦
装帧设计 朱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6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300-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h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 Contents

引子 1

穿银色西装的男孩 21 我也在阿卡迪亚 43

《G弦上的咏叹调》 63

永远不能选星期二 83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105

作为见证者的一八二四年 125

神圣的大海 145 为爱而爱 173

山顶上的男人 195

“我会回来” 217

《手摇风琴、贫穷与荣誉》 241

蜜月 263

“认识你自己” 297

孤独的妻子 321

振翅待飞 349

尾声 373

引子

那些明信片被送来时已经磨损了，边角卷曲，字迹难辨，像是放在谁的后裤兜里，在欧洲转悠了一圈。有一两次，上面的字迹像是被雨水、葡萄酒，甚至可能是眼泪冲得有些模糊。有的时候，它们被太阳晒得发白，褪色的邮戳表明这些明信片已经在路上走了许多个星期。

十二月底，第一张明信片出现了。从那以后，明信片寄来得越来越有规律。艾丽·托马斯开始期盼这些明信片的到来。如果一两周没收到，她就会认真查两遍信件，生怕漏掉一张。她的信箱是宽敞的过道大厅里十二个信箱中的一个，里面大多是账单，或是催收账单的信，还有推销垃圾食品的广告。多数信件都是寄给以往那些已经离开这里很久的房客的。她猜想明信片上的收件人S.伊博森，也是众多房客中的一员。

除了那些与希腊有关的色彩亮丽的图片外，她把所有找不到收件人的信件都投到了街角的邮箱里，并在信封上潦草地写上了“寄回发信人”。大概邮局会当垃圾处理吧。

这些明信片无法寄回原处。寄件者不详，署名的位置上总是简

单地签着一个“A”。“A”可以代表匿名^①。不管这个S.伊博森是谁，三年来寄给她（也可能是他）的就只有明信片。这三年，艾丽一直住在肯萨尔赖斯^②这间昏暗的公寓里。扔掉这些明信片好像挺糟蹋东西的。

她有一块软木张贴板，但除了偶尔贴张购物清单或记录保险号的小纸片之外，都没怎么用过，于是她开始用大头针往上钉明信片。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明信片组成了生动的拼贴画，主调为蓝色和白色：蓝天、大海、小船、装着蓝色百叶窗的白色建筑。甚至有些建筑物和船上飘扬的旗帜都是纯净的白色和蓝色的。

迈索尼、米斯特拉斯、莫奈姆瓦夏、纳夫帕克托斯、纳夫普利奥、奥林匹亚、斯巴达……

这些名字就像是点金之手，于是她让它们尽情施展着魔法。她渴望置身于明信片上的那些地方。它们在她脑海里萦绕，就好像外语单词一样，韵律十足，但又不明就里：卡拉马塔、卡拉夫里塔、考斯马斯，还有更多更多的名字。

这幅拼贴画照亮了这间地下室公寓，把斑斓的色彩带进她沉闷的家，那是她小窝里所有的摆设根本达不到的效果。

明信片上的字书写整洁，有点卖弄，偶尔会字迹模糊。作者提供的信息不多，但热情十足。

来自纳夫普利奥的明信片上写着：这个地方很特别。

来自卡拉马塔的明信片上写着：这里的气息别样温馨。

来自奥林匹亚的明信片上写着：这张图片只是让你略窥美景。

①英语单词 anonymous（匿名）首字母是A。（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②伦敦西北部某地。

艾丽开始把自己想象成“S”，梦想着“A”似乎是在召唤她去往这些地方。

寄明信片的人经常会有些精辟见解，描述的是艾丽从未想象过的一种生活。

这里的人们似乎不懂得让人独处。我写这张明信片时，就有人过来打听我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和他们解释清楚还真不太容易。

对希腊人来说，世上最糟糕的事就是一个人待着，所以总有人过来搭讪，问点问题或说些什么。

他们邀请我到家里做客、去听赞美诗，甚至参加洗礼仪式。我从没被这么热情地招待过。我完全是个陌生人，但他们待我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

有时候在咖啡馆，有人会邀请我和他们同桌喝咖啡，一定会有人给我讲个故事。我认真听着，一一记录下来。你知道人会活很久的，记忆中的真相可能会有点模糊。你不用在意，我就是想和你分享这些故事。

但所有明信片都这样伤感地结束：

没有你在身边，这个地方毫无意义。真的希望你在这里。A。

结语简洁、真诚，但充满忧伤。S 似乎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位匿名寄信人多么希望他们能在那里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四月的一天，同时来了三张明信片。艾丽翻出一本旧地图册，开始找寻这些地方。她把标示着那些地方的一页撕下来，钉在软木板上的明信片旁边，一一标出明信片上所有的地方，追寻着寄信人的旅途：阿尔塔、普雷韦扎、迈泰奥拉。这些地名极具魅力但又十分陌生。

这个素未谋面的国家正在变成她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写明信片的人一心想指出的那样，图片不可能传递希腊的气息和声音，只能是一个剪影、一个映像。尽管如此，她还是全然爱上了希腊。

一周又一周，随着明信片的到来，艾丽渐生渴望，想亲自去看希腊。她向往明信片上的明亮色彩和明媚阳光。整个冬季，她天不亮就去上班，晚上七点才回家。屋里整天拉着窗帘。纵使春天来了，情形也没什么变化，屋里进不来一丝阳光。这里似乎没有多少生气，根本就不是她从卡迪夫搬来时所期盼的那样。她满心向往的伦敦灯火似乎远不够明亮。只有这些明信片能让她心情明快。来自卡兰巴卡、卡尔季察和卡泰里尼的明信片一到，她就让它们加入明信片的拼贴画中。

她的工作是售卖某份商业期刊的广告页。从第一天上上班起，她就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但招聘中介劝她说这是进入出版界的一条路。她现在意识到这大概是条方向相反的路。她那洪亮的威尔士口音好

像对客户很有感召力，所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老板规定的销售额度。这样她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可以挣点外快，或者像现在这样，在互联网上消磨时光，看看有关希腊的图文信息。在她们这一行里，很多快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是还没什么名气的演员或歌星，一心想着去别的地方发展，而不是留在现在的公司里。对她身边这群无名小辈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的梦想就是登上舞台，但对艾丽来说，她的舞台比伦敦西区^①要远得多。

这些明信片让她痴迷，这幅拼贴画对她越来越重要。随着夏日的到来，来自希腊各个岛上的明信片也如期而至。蓝天碧海、波光粼粼的安德罗斯和伊卡利亚，图片漂亮得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美的地方吗？还是修图后的效果？

又过了几个星期，没有明信片寄来。整个八月，她每天清晨都检查信箱。看到没有任何明信片，她很失望沮丧。每次毫无成果的搜寻都是希望的破灭，但她还是禁不住去看一眼信箱。周末她回卡迪夫看望父母，周六晚上和老同学一起到老地方聚会。她们都结了婚，开始生儿育女。她做过伴娘的一个同学请她做孩子的教母。艾丽觉得这个请求必须得接受，但还是感觉到些许不安——自己和儿时玩伴之间有了隔膜。

威尔士一直很冷，但火车驶进帕丁顿车站时，伦敦看上去比以往更加灰暗。在回肯萨尔赖斯的地铁上，她的思绪又飘到了明信片上。会不会有一张明信片在等着她呢？一到公寓大厅，空空的信箱给了她答案。她算了一下，从那张来自伊卡利亚的明信片出现到现在，

^①与纽约百老汇齐名的全球两大戏剧中心之一。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回到公寓后，她发现张贴板上的明信片开始卷边，但色彩依然绚丽如初。这些明信片有点折磨着她。是不是应该去那儿看一看？去看看明信片上描述的蓝天是不是真实存在，去看看阳光是不是像明信片上一样透彻明亮。明信片是不是都会夸大事实？可是会不会也有某些真实的成分？

艾丽检查了一下护照，上一次用它是两年前到西班牙参加周末闺蜜聚会。她查到了一班飞往雅典的飞机，机票比她在卡迪夫买的一双便宜靴子还便宜。艾丽不是个爱冒险的旅行者。她只去过四次西班牙、两次葡萄牙和十几次法国（都是孩提时参加的露营）。旅游季快结束了，找个合适的住处并不难。她研究了几个地方，最后敲定了一个她熟悉的地名：纳夫普利奥。住在纳夫普利奥附近的一家海滨度假村，半包伙食，一周只要一百二十镑。至少她可以去看看A去过的一个地方。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许可以多看几处。她自然而然地做出了决定，但感觉好像几个月前就想好了。

后面的一周过得飞快。当她和一向油嘴滑舌的老板请这十天假时，他好像不怎么在意。“回来的时候和我联系。”他说道。这个模棱两可的反应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解雇了。

打印机咔咔地打印着登机牌，而她想的是自己肯定不会怀念这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还有那一排排电话机。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英国那不凉不热，而且很快便会悄然入秋的夏天。A寄来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是个美丽的港湾，有好看的房子和船。她几乎可以听见海浪轻击岸边的声响。港湾看上去平静又安宁，最重要的是，它似乎在向她发出邀请。

来自伊卡利亚的明信片上写着：这里属于另一个时代。

的确该去看看这个国家了，去看看 A 说的是不是真的。那里的人们真会和陌生人聊天吗？真会邀请陌生人去一些地方吗？她在伦敦生活了三年，还从来没接到过任何同事的邀约，当然更不用说咖啡馆里陌生人的邀请了。她急于去体验这一切。

出发前夜，她激动得难以入睡，后来睡得太沉没有听见闹铃响。叫醒她的是街上几个醉汉的吵闹声。对醉汉们来说，这是快乐长夜的结束，而对艾丽来说，这是崭新一天的开始。她跳下床，没冲澡，直接套上昨天穿过的衣服，用最后一分钟检查好门锁和灯，离开了公寓。

推着行李箱走到公寓大楼的大门口时，她注意到有东西卡在信箱外面。尽管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小时，但她觉得必须得把那东西拿到手。那个包裹有精装书那么大，乱七八糟地贴了十几张邮票。打印邮资的机器把收件人名字弄得模糊不清，但地址还能辨认出来。她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笔迹，心跳得快了些。

没有时间拆包裹了，她拉开手提包，把东西塞了进去。后面的两个小时，她一心想着怎么赶上那班飞机。得走二十分钟去赶夜班公交车。公交车不紧不慢，每十分钟一趟，会把她带到去斯坦斯特德机场的长途车站。还没到上班高峰期，现在这条路上的大多数人是赶着去机场上班的。

办理登机的女人简慢无礼。

“真准时啊，”她说，“你的飞机马上就关舱门了。”艾丽一把抓回登机牌，撒腿就跑，她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一屁股坐下之后，她又热又紧张，感到疲惫不堪。她后悔自己穿了件冬天的外套，那外

套一直放在家里的椅子上，而且凌晨四点钟时，她根本没时间想清楚旅行要带些什么，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她费劲地脱下亮红色粗呢外套，卷成一团，塞到座位下面。乘务员已经开始检查乘客的安全带是否系好。飞机从停机位上滑行出来。

还没等起飞，艾丽已经睡着了。她醒来已是三小时后，感觉脖子僵硬，口干舌燥。赶飞机赶得都没时间买瓶水，她期盼着送饮料茶水的手推车马上过来。然而一瞥舷窗外，她立刻明白手推车不会来了。飞机已经到了降落的最后阶段。她看见了大海、山丘、矩形的农田、成排的绿树、鳞次栉比的高楼，还有熟悉的宜家标志。到雅典了？她正想着，飞机轮子猛地落到了跑道上。有几个人为飞机落地而鼓掌欢呼。对艾丽来说，这似乎有点大惊小怪，她向来认为机长的工作就是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舱门打开，一阵暖风吹进了机舱，带着一种她分辨不出的新味道。或许是机场污浊的空气中夹杂着百里香的味道，但她发现自己开心地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去包里掏护照时，抓到的第一件东西竟是那个包裹。排队入关很慢，她有时间把牛皮纸撕开一角，眯着眼往里面瞧了一下。那是个真皮封面的蓝色笔记本，能看见页边有点泛黄。她把笔记本放回手提包。

机场大巴把她带到了希腊公营巴士的中心车站。车站很繁忙，让人摸不着东南西北。发动机隆隆响着，司机们大声喊着“开车了”。这些声音盖过了熙熙攘攘、拖箱拉包的上千名乘客的喧嚣。艾丽差点被刺鼻的汽油味呛到。

她终于找到了去往目的地的公交车的售票窗口，递进十五欧元。

还剩下一分钟，公交车就要发车了。她赶在上车前买了冷饮和几块饼干。

坐进靠窗的座位，看着外面公交车站的一片混乱，她已然明白 A 说对了一件事，这里的人不喜欢安静。坐在身边的妇人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她们俩至少交流了一个小时，直聊到老太太开始打瞌睡。这一小时，艾丽知道了她的孩子们做什么工作，在哪儿住。她还吃了两块葡萄叶饭卷和一块新鲜的橘子蛋糕（第二块蛋糕裹着餐巾纸，正躺在她的双肩包上）。她瞥了一眼针织衫下的包裹。本来计划在旅途中看看那个笔记本，但温暖的阳光从车窗直射进来，公交车一直隆隆作响，令她昏昏欲睡。

差不多三小时后，车子到了纳夫普利奥。她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外套还在飞机上。在太阳下等着行李从车子底部卸下来时，她对自己的恼火才渐渐消失。背上热热的，她意识到厚衣服在这儿是个累赘，而现在的感觉像蛇蜕了皮一样轻松。

公交站台旁的出租车排成一串。旅游指南上说她得乘出租车去托隆的酒店。乘车前，她急切地想粗略认识一下纳夫普利奥，便拖着小行李箱，照着指示牌向老城走去。谢天谢地，指示牌上写的是英语。

她很快来到了主广场，一下子就认出了明信片上的这个地方。已经见过了，她莞尔一笑。

她已经习惯了独处，所以很自然地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服务很及时，卡布奇诺马上端了上来，还有一杯冰水和两块小巧热乎的核桃饼干。还没过几个小时，她再次感受到 A 多次提及的希腊式好客。

她抿着咖啡，环顾四周。周五的黄昏，广场上聚集着各色人群。有推童车的，骑自行车的，还有溜旱冰的；有手挽着手闲逛的，还有上了年纪拄拐杖散步的。广场周边十几家咖啡馆都人满为患。九月中旬的夜晚的确温馨宜人。

包裹放在她面前的小桌上。她把手指探进已撕开的缝里，从顶上撕开包裹，取出笔记本，然后把包装纸塞进手提包侧兜里，翻开了笔记本。明信片某种程度上是公开的，拿起来的人都能看一眼，但笔记本行吗？是不是像在看别人的日记？会不会侵犯隐私？她紧张地翻开笔记本封面，感觉像是真的侵犯了别人的隐私。迅速翻了一下，每一页都是熟悉的用黑墨水写的字。A 的字一丝不苟，但偶尔有些难以辨认。

她心不在焉地用食指在盘子里的饼干渣上画着 S 形，抬头向外面的广场望去。明信片的收件人从来没有机会读到这个笔记本中的内容。带着极度的好奇心和一点点负罪感，她翻开了第一页。

刚读了几个字，她就意识到回到酒店再看应该会更好，于是她把笔记本抓在胸前，起身走到出租车候车站。“托隆，”她说，口气有些犹豫，“玛利亚酒店。”

晚上，在酒店房间外小巧的阳台上，她重新开始阅读那本笔记。



